禮記質疑

禮記質疑卷二十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雜記上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

鄭注館主國所致舍如於其國主國館賓與使有之得升屋招用襃衣也道道上廬宿也升車左轂象升屋東榮綏當爲緌讀如蕤賓之蕤緌謂旌旗之旄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

嵩燾案鄭注非也周禮遺人十里有廬三十里有路室五十里有候館環人掌送迎賓客舍則授館聘禮入竟展布幕及郊又展及館展幣至於近郊張旜君使卿用束帛勞賓禮辭

迎於舍門之外勞者奉幣入受於舍門內夫人使下大夫勞遂以賓入至於館卿致館是自境及郊未授館有布幕其食宿皆有館所謂舍門卽館也不獨於其國爲然此經下云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及公所爲也私館者大夫士之家也據此則所謂館卽環人所授之館所謂如於其國卽卿所致之館也在館在國皆公館也故其復同於道謂不及授館而死於道左傳莊公四年楚武王伐隨卒於樠木之下杜注樠木木名足爲死於道之明證死於道則自在車中因升其所乘車之左轂而復案喪大記其在野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云在野則非有廬舍可知疏云不於道路廬宿之舍復者廬宿供待眾賓非死者所得專亦顯與經旨相背戾矣綏者升車之綏行於道朝夕升車下車必執綏遂以所常執者復之周禮夏采

大喪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亦是此義建綏者詔死者之魂執之使登車也鄭竝作緌誤司常王建大常諸侯建旂節服氏維王之大常六人諸侯四人廣雅天子旌高九仞諸侯七仞故須四人六人維持之卽令去旒而用旌旗之旄亦無由執此九仞七仞之竿以升車之左轂也爾雅緇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注旄首曰旌卽司常所謂全羽爲旞析羽爲旌緌者旞與旌所注之旄也亦不應舍旌旗之本名而名之爲緌證之經義恐未然也

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

鄭注輤載柩將殯之車飾也輤取名於櫬與蒨讀如蒨斾之蒨櫬棺也蒨染赤色者也將葬載柩之車飾曰柳裧謂鼈甲

邊緣緇布裳帷圍棺者也裳帷用緇則幬用赤矣幬象宮室屋其中小帳襯覆棺者若未大斂載尸而歸車飾亦如之蒿蕉案廣韻輤載柩車蓋輤字僅一見於此以文義求之廣韻之言是也喪大記君龍帷黼荒大夫畫帷畫荒士布帷布荒鄭注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柩車以帷荒爲飾不施蓋士昏禮婦車有裧既夕記主婦之車疏布裧鄭注裧車裳帷於蓋弓垂之裧者婦人之車飾鄭注儀禮皆訓裳帷此不云者以與下裳帷字複裧與裳帷並在車旁而分上下行道之喪車有裧以下覆裳帷使重蔽也說文幔衣車蓋衣車者輜軿衣車也幔蓋借幔爲名下文大夫以布爲輤疑輤與幔同義車蓋衣也喪車有飾加黼幔其上曰荒合雜采結

其頂曰齊施蓋而衣之曰輤行道之車宜有蓋正與輴輤加
幔者同飾也鄭因下文適所殯遂據以爲殯而謂殯車名輤
喪車名柳柳者車名輤非車名也殆未免强生附會喪大記
素錦褚加僞荒鄭注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
其上屋者棺衣大夫以上用之喪大記君殯用輴大夫殯用
幬葬用素錦褚皆以覆棺而於幬不詳何物此云素錦以爲
屋接下適殯所卽仍此素錦屋爲幬無疑矣幬褚一物因葬
而加飾耳

至於廟門不毁牆遂入適所殯

鄭注適所殯謂兩楹之間凡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
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嵩燾案春秋

定公元年昭公之喪至自乾侯公羊穀梁竝引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閒然後卽位也旣夕禮遷於祖正柩於兩楹閒昭公薨於三十一年十二月明年六月喪還已逾葬期矣又逾月而卽葬故不成乎殯沈子所謂正棺乎兩楹之閒然後卽位蓋謂昭公之喪入於祖廟正其爲君然後定公得行卽位之禮也曾子問君出疆而薨其殯服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入自門升自阼階檀弓小斂於阼殯於客位升自阼階者小斂之位升自西階者殯位也安得有正棺兩楹之文鄭據春秋傳以爲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離恐非禮意

至於家而說轉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

階升適所殯

鄭注言載以輴車入自門明車不易也輴讀爲輇或作槫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輇聲相近不易者不易以楯也廟中有載柩以輴之禮滿壽案鄭注非也曾子問君出疆而薨其殯服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入自門升自阼階此舉大夫之禮據小斂言之蓋古者會盟朝聘不越四鄰壤地相接死於道必歸而卽殯曾子問君出疆以椑從是以君有殯與小斂之分而大夫無之舉自阼階猶小斂之位也說文輲喪車輲卽輴之異文天子諸侯之輴士之輁軸通謂之輴車說文有輻曰輪無輻曰輇又云輇蕃車下庳輪也輴車亦卑輪而自與輇異義玉篇廣韻並云輴與輇同蓋以卑輪強合

之大夫行以輤車至家而後輤以輲車死於道不得以喪車
從曰輤者至是始改輤也諸侯言說輤大夫言說車以未即
殯故說車與諸侯之輤椑者異經義原自分明注家未能詳
耳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
堊室
鄭注公館公宮之舍也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處公
館朝廷之士也唯大夫三年無歸大夫居廬士居堊室謂未
斂時士亦謂邑宰朝廷之士亦居廬嵩燾案周禮宮正大喪
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鄭注廬倚廬也舍堊室也親
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堊室喪大記君爲廬宮之大夫

士禮之既葬塗廬大夫士皆宮之既葬居堊室既祥黝堊是所謂廬又有塗不塗宮不宮之分所謂堊室又有黝堊之分而喪大記於既斂居堊室不及大夫士又云大夫旣練士卒哭而歸則此云大夫居廬當止於練士居堊室當止於卒哭大夫練而歸矣而猶次於公館以終喪士卒哭而歸矣而猶次於公館以及練公館者從政之所大夫士皆有常次喪大記所謂既葬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是也喪大記之言歸據居倚廬堊室言之此之言歸據次於公館言之喪大記斷其義此申其情也士居堊室至卒哭而止其歸也必及練云士次於公館者明卒哭以後之事也鄭析士爲二無當經旨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

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

鄭注春秋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而屬於麤也其爲母五升縷而四升爲兄弟六升縷而五升乎惟大夫已上乃能備儀盡飾士已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其兄弟亦以勉人爲高行也嵩燾案喪服傳大夫士爲其父母兄弟之喪服大率貴者降而賤者殺如昆弟期大夫爲昆弟爲士者大功大夫爲從父昆弟爲大夫者大功爲爲士者小功士爲庶母緦大夫無服此父母兄弟當指諸父母兄弟言之士爲爲大夫者士服其詳見

於喪服禮之經也大夫爲未爲大夫者士服不見於喪服則禮之通也於服雖屈而可以情自申也案左傳襄公十七年晏嬰對其家老曰惟卿爲大夫古者喪禮皆有等差喪服傳曰杖者何爵也是始制杖以爵爲之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宮室異則倚閭寢枕之屬亦異顧命延入翼室殷以前諒闇之制至周已不能詳所同者服而所異者制服之禮也卿爲大夫命於天子者也凡禮言上大夫下大夫皆以命數爲差左傳僖公十二年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受命天子爲世臣斯其禮異列國之大夫固有不得概論者矣此與喪服傳之文義各有取記禮者明喪服之可以從厚耳

喪服傳衰服升數無大夫士之別於斬衰言斬衰裳於齊衰言疏衰裳齊鄭注疏猶麤也明齊衰之爲麤與大功以下之布衰異也其云斬衰裳重詞也非謂斬衰之不可名爲麤也鄭注援麤衰斬之文遂謂其布縷在齊斬之間似無左證間傳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

緦麻十五升鄭注以爲正服降服義服三者之別父母兄弟服有降殺而固不可以義服例之鄭注又推及士已下斬衰齊衰皆從義服之等而謂惟大夫備儀盡飾疏因以服重爲伸服輕爲屈士服從屈顯與經文相背戾喪大記言君之喪大夫士之喪杖與食粥各有時日而衰服無別鄭氏此注未免以意擬之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

鄭注仕至大夫賢著而德成適子得服其服亦尊其適象賢雖庶子得服其服尚德也使齒於士不可不宗適嵩燾案喪服傳大夫之適子爲其妻期大夫爲舊君齊衰三月大夫在

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亦齊衰三月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大功爲適昆弟期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大夫者期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大功爲從父昆弟爲大夫者大功爲士者小功詳玩喪服之文有發例者有錯舉見義者大率大夫自期以下皆降而服止於從父昆弟爲大夫之子者亦從大夫之服而適子得比於大夫庶子不得比於大夫如大夫庶子爲母大功而爲父後爲其母緦傳曰大夫之庶子從乎大夫而降也鄭注從乎大夫而降則於父卒如國人是以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準此而推大夫庶子爲大夫得服其母如國人傳曰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何以大功

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大夫之子爲大夫爲其父
母服大夫服爲得申其母之私親也兼父母言之辭之通也
此補儀禮之文所不具亦以發明大夫喪服之等也其位與
未爲大夫者齒尊適也其服從大夫之服其位猶之庶子也
雖爲大夫不敢主喪也竝承上喪服言之鄭以尙德宗適爲
說恐非經旨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
者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
鄭注有司卜人也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及布帶緇布冠
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占者尊於有司卜求吉其服彌吉筮
者筮宅也謂下大夫若士也筮史筮人也長衣深衣之純以

素也長衣練冠純凶服也嵩燾案士喪禮卜日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於門西占者三人在其南卜人及執燋者在塾西筮宅命筮者在主人之右筮者南面受命卦者在左卜人周禮之卜師筮者周禮之簭人占者卦者周禮之占人執燋者周禮之菙氏也涖卜命筮則有司也士無家臣以族長宗人涖之吉服者示與神接也大夫之有司若史皆家臣也麻衣長衣亦吉服也而加衰家臣與主人同服不敢純吉也士喪禮筮宅卜日主人皆免絰涖卜以緇布冠涖筮以練冠並冠易之下主人也練冠固異於始喪矣鄭云純凶非也此明大夫之禮所由與士喪禮異也士喪禮筮宅卜日大夫得兼用卜其用筮亦惟所便不必此筮即爲士之筮宅也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

鄭注相相主人禮也命龜告以所問事也㠯𥡴案周禮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有上士有中士大夫家臣得備官大宗人小宗人皆家臣也士喪禮卜日族長涖卜宗人命龜相卽涖卜也於士爲族長於大夫爲大宗人葢家宗人之爲上士者也疏引皇氏侃云大小宗人並是其君之職肆師云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據肆師職凡祭祀卜日詔相其禮大卜凡喪事命龜是王禮涖卜者肆師命龜者大卜無宗伯涖卜命龜之文禮器家不藏龜卜人以臧賛卿大夫之喪爲之卜可也大小宗伯爲之涖卜則非事也

因子以鞠衣褻衣素沙

鄭注內子卿之適妻也褒衣者始爲命婦見加賜之衣也葛纂案周禮內司服辨內外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鄭注內命婦九嬪鞠衣世婦展衣女御緣衣外命婦其夫孤鞠衣其夫卿大夫展衣其夫士緣衣似此內子並世婦及孤卿之妻言之與命公之孤四命卿三命司服孤之服希冕卿大夫之服元冕其有加賜則謂之褒衣下云先路褒衣不以祿以其爲加服不敢褻用之注云不以已之正者施於人恐非左傳成二年公會晉師於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襄二十六年鄭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皆加賜於禮曰褒衣也其妻亦視其所加之服通謂之褒衣玉藻君命屈狄命婦之服止於鞠衣君有命而後上及闕狄褒

衣卽君所命之屈狄鞠衣本服襃衣加服鄭以始爲命婦之賜衣當之誤矣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公子附於公子

鄭注附讀皆爲祔從其昭穆中一以上祖又祖而已配謂並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女子謂未嫁者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附於公子不敢戚君嵩燾案此章與喪服小記文多同皆爲祔葬言之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

各以其族以爵等爲邱封之度墓大夫令國民族葬正其位掌其度數與此記之文正合鄭注位謂昭穆度數爵等之大小所謂昭穆之位卽左右之次大夫昆弟之次同也所謂爵等之數卽前後之序也大夫士之序固異也從其昭穆謂無王父昆弟之爲士者則因昭穆之次而自爲一域王父在亦視其爵等爲前後之序冢人所謂辨其兆域是也鄭謂從其昭穆爲中一以上以從高祖假而高祖亦爲大夫又將何從其於小記中一以上之文亦自未能曙然詳見喪服小記古者祔葬夫婦同兆而妾異兆鄭氏詩箋死則同穴云穴冢壙中也檀弓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正據夫婦言夫所祔之妃謂夫在而從王母昭穆之次也無妃亦謂王母爲大夫

之妃不得以士祔與下無妾祖姑異義有無妾祖姑者固不
能無王母也孔疏謂無祖姑亦間一以上祔於高祖之妃無
則祔於高祖之祖妃從昭穆之班而亂世系之等聖人制禮
安有是哉經明言祔葬之禮與周禮冢人互相發明注以祔
廟言之則無一可通者惟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
母則不配又似爲祔廟之禮據鄭注女子謂未嫁者未嫁及
反歸稱女子殤及無後稱男子玉篇廣韻竝云配合也妃偶
之配自作妃殤與無後及女子之反歸者皆從其昭穆以祔
於王父王母之次而男子之殤與無後可以合爲一兆女子
必異兆以示別也晉范汪祠典凡夫婦者同席兄弟同席謂
未婚也同席即祭統之同几祔墓與祔廟同故未婚兄弟之

殤得同兆公子者諸侯之子不能上從王父昭穆之次而自以昭穆次於王父昆弟之爲公子者合族以明愛而仍序爵以示之等威周禮族葬之法備具於此注失其義而聚訟至今禮經之文遂晦塞不可通矣

有父母之喪尙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鄭注此兄弟之殤謂大功親以下之殤也大功親以下之殤輕不易服冠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嵩燾案喪服傳昆弟之長殤中殤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下殤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上文有三年之練冠以大功之麻易之殤服無受不應至祔而復易葛鄭因謂大功以下之殤據喪服

下殤小功五月亦無以練冠祔之理此明殤服以父母之喪厭也士喪卒哭受服至於祔而大功之衰皆已卽葛矣殤服無受而有父母之功衰則亦卒哭而還服父母之服爲功衰同而除絰而服練冠不欲使殤服上掩父母之重喪也鄭氏不達其義而釋以小功經意正承上大功之麻以明殤服與父母之喪竝於服無受而於經亦在所宜除也稱陽童某甫不忍殤之也陽者明也生氣也檀弓望反諸幽之義也王篇陽傷也亦不忍其殤也爾雅釋詁陽予也郭注引魯詩陽如之何今詩作傷如之何陽傷字通據爾雅陽予也猶魏風所謂予季也爲兄弟之祔殤者言也王氏章句疑陽卽殤字之誤義皆可通曾子問殤不祔祭孔子之云厭卽祔祭也從而

爲之名曰陽厭陰厭宗子主奠謂之陰厭祭於宗子之家當西北隅屋漏向明謂之陽厭陰厭陽厭非所以爲名也而以名殤又但取以名庶子不及宗子舛矣

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

鄭注祔自爲之者以其祭於祖廟嵩燾案喪服小記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鄭注祔於祖廟尊者主焉故於此以主妾之喪則自祔爲句據小記妾祔於妾祖姑則其祭亦於妾祖姑禮無主妾喪之文經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即主妾喪之義也與小記之文正相備鄭讀未允案喪服傳父在爲母期大夫之庶子爲母大功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是父在爲母止於期而妾子且有不得遂其服者而練祥之祭行之不廢制有所縮而情可使自伸此皆禮經所未詳記禮者爲補著之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鄭注喪事虞祔乃畢孔疏小記云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鄭注小功緦麻爲之練祭可也今此言疏者亦虞謂無服者朋友相爲亦虞祔也嵩燾案注義甚明小記云主喪統終喪言之此云主喪專就治喪事言之大功以下至於無服皆可以爲之主小記言大功再祭下卽接云朋友虞祔而已則是大功者遂大功以下之親言之鄭注強生分別於義未允（詳見喪服小記）疏又專屬之無服以求合鄭注失之逾遠

稽顙者其贈也拜

鄭注獨母在於贈拜得稽顙父在贈拜則不得稽顙嵩燾案

鄭注非也經明言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如鄭注則此言爲贄矣既夕禮公賵公賵有拜稽顙賓賵若奠若賻若賵惟拜而已凡父母之喪皆然及窆賵用制幣元纁束拜稽顙敖氏繼公云此賵謂主人以幣贈死者朋友賵於家主人賵於壙其言拜稽顙主人所以致賵也於父母拜稽顙於妻拜是父母沒爲妻拜稽顙主人但以施之弔者其賵妻爲妻拜不爲稽顙夫道然也疏云他人以物來賵己爲拜得稽顙竝文義失之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縫

冠繅纓

鄭注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布爲武垂下爲纓屬之冠象太

古吉冠則纓武異材右縫者右辟而縫之小功以下左辟象吉輕也嵩燾案儀禮喪服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鄭注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縫於武也是據冠武交縫處外見謂之外畢其言極明顯而於此云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喪服明言冠繩纓外畢鍛而勿灰鍛而勿灰者功衰也斬衰冠六升齊衰冠七升斬衰受冠七升齊衰受冠八升八升者功衰也六升之冠已用功衰鍛而勿灰之布纓自以繩冠自以布安得屈一條繩爲武旣夕記冠六升外縪纓條屬厭條屬者纓也冠縫外縪皆六升衰爲之又安得屈繩爲武而垂下爲纓喪服大記弔者襲裘加武帶絰鄭注武吉冠之武也喪服之絰無武加武帶絰猶言弁絰謂加絰於

武耳屈繩爲武而加苴絰是重絰也證之禮經無此制亦與
喪大記注喪冠無武之文相背戾矣周禮弁師朱紘鄭注紘
一條屬兩端於武蓋冠弁武左右有紐貫之以笄用組爲紘
自頤屈而上左右屬之武以笄約之垂其餘而懸瑱焉曰紞
冠無笄用兩組爲纓左右屬之武而下結於頤亦垂其餘曰
緌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於缺皮弁爵弁笄說文項
頭後也領項也缺項者當項處左右缺之以繫纓儀禮之屬
於缺卽此之縫也鄭注弁師之紐云小鼻在武上缺亦當爲
小鼻冕弁之紘屬於笄左右皆垂冠纓屬於武而下垂喪冠
之纓從右縫之而屬之左納於畢不垂曰條屬者以一條繩
結之別於常冠之纓也既夕記纓條屬厭鄭注厭伏也以纓

之餘納於冠旁當畢處故曰厭左陽也右陰也喪冠右縫小功以下左縫服殺而冠纓之縫改而從陽也疏云吉冠縫鄉左凶冠縫鄉右禮經之文具在未聞以左右縫分吉凶者緦冠繰纓明喪服齊衰以下布纓小功緦無文記禮者獨詳緦冠之繰纓知小功澡麻帶絰猶布纓也纚纓布纓繰纓皆條屬鄭注於此獨不主武纓相屬之說是亦自相牴牾也

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

鄭注不以己之正者施於人以彼不以爲正也嵩燾案玉篇褒揚美也廣韻褒進揚美也皆謂褒而大之故凡加賜之服曰褒衣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路之服杜注大路金路周禮巾車金路繁纓九就金路之服卽袞

服之九章者也晉侯爵應服鷩冕而賜之衮服所謂襃衣也冕服通五冕言之公侯以下各有所服之正服襃衣則賜服之加於正服者案周爵五等惟宋以殷後稱公車服猶從殷制自餘諸侯以所加之命數得賜加服故皆有襃衣不以襚不以君之賜服加之人也鄭氏未達襃衣之義反以爲己之正者誤也

載棖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

鄭注遣奠本無黍稷孔疏既夕士禮謂遣奠之外別有黍稷麥也遣奠用牲體是脯醢之義尚蕪案士喪禮惟月朔殷奠有黍稷自始死奠用豆籩俎陳鼎皆有脯醢無黍稷哀死者之不復食也既夕禮陳明器苞二筲三黍稷麥甕三醯醢屑甒二醴酒苞者牢具筲卽所謂載棖也曰載棖則非以施之遣

質可知疑此與檀弓讀賻曾子曰非古也同義皆以所聞於

聖人之言正周禮之失也疏意似涉迂曲

委武元縞而後蕤

鄭注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東曰武嵩燾案國語晉侯端委以入武宮韋昭注端元端委委貌穀梁傳僖三年桓公委端搢笏范甯注委委貌之冠端元端之服凡左氏傳言端委者皆據委爲元冠言之鄭注士冠禮元冠委貌也郊特牲委貌周道也鄭注或謂委貌爲元冠經言委武謂委貌之加武皆元冠縞冠皆常服元冠亦施之禮服故經傳詳言元冠之用不及縞冠玉藻縞冠元武子姓之冠縞冠素紕既祥之冠子姓若公族之子弟左傳閔公二年衛文公大帛之冠疏子

兼愛篇絲帛之冠入以見於君蓋皆縞冠縞冠者大白冠之遺元冠者緇布冠之遺委武元縞言委貌之施武者有元冠有縞冠元縞施武知大白緇布冠無武也鄭注竝釋委爲武於辭爲不文

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

鄭注親迎攝盛服爾非常也孔疏親迎配偶一時故許其攝盛服祭祀須依班序著弁於禮不可也嵩燾案少牢饋食禮主人朝服特牲饋食禮主人元端少牢大夫禮特牲士禮其祭元端而已無加弁者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不敢以己之私上同於公也記禮者準親迎以推之祭所以通禮之宜也親迎之攝盛猶未爲士也而服士之弁服弁而祭則士之

正服也冠祭以明禮之等加弁焉以達己之情記稱者固謂君子嚴事宗廟盛服臨之可也未宜據禮以折之

藏苞筲衡實見閒而後折入

鄭注實見閒藏於見外椁內也折承席也藏燕樂既夕禮藏器於旁加見藏苞筲於旁加折似見與折皆以約制所藏明器鄭注既夕禮見棺飾也檀弓曰周人牆置翣賈公彥疏因以帷荒爲見陸德明音義亦承其誤云見棺衣也陸氏所謂棺衣即上文之素錦屋喪服大記之素錦褚也以衣棺而覆之不能外加之明器之上據既夕禮明器有用器有燕樂器有役器有燕器爲物甚繁而苞筲甕甒四者別陳之以實食飲皆有木桁與所藏之明器不相爲類因爲之間以別異之

云見者以約制諸明器使不外見惟此見也云折者𥳑笥之
屬加鉅又不能適勻曲折相約制也喪服大記棺椁之間君
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器皆虛其中以實明器用器役器在
內加見以間之食器在外加折以約之與旣夕禮足相發明

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

鄭注朝夕哭不帷緣孝子心欲見殯肂也無柩謂旣葬也孔
疏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𡸣蔱案士喪禮始死帷堂君使人
弔及襚徹帷小斂帷堂卒斂徹帷明日大斂帷堂卒斂徹帷
皆在殯前喪大記士殯見衽塗上帷之疑帷有二義未斂之
前施帷於堂因事設也卒事則徹之旣斂之後施帷於殯爲
殯設也臨事則褰之經云朝夕哭不帷殯所之帷也鄭注欲

見殯肂最得經旨疏據君使人弔徹帷言之非也旣葬而虞而卒哭祔弔者皆於廟不待言不帷奔喪禮云喪不得奔乃爲位括髮袒成踊卽位拜賓亦當有朝夕哭而柩所不在不施帷也故曰無柩者不帷鄭云旣葬亦恐失之

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

鄭注出待不必君留也君反之使奠焉燾案士喪禮君視斂入門升自阼階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君命反行事乃斂主人降出君反主人主人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成踊出君反之主人奉尸斂於棺乃蓋主人降出君反之入門左視塗卒塗主　出君命之反奠卒奠君出門旣夕記君視斂若不待奠

加蓋而出是君視斂凡五節斂一馮尸二斂棺加蓋三視塗四祖奠五主人五出待君君五反主人卒事乃出不視奠則加蓋出所謂反奠者仍大斂之奠也旣夕禮旣祖請葬期公賵厥明陳器乃奠經云載而后君弔當在祖奠之後若君親賵者所謂反而后奠仍大遣之奠也旣奠御柩遂行君無因反之使奠喪大記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是君弔宜具殷奠不具則旋君退而奠以榮君之來經云弔不云賵是亦不戒而至也亦皆無君命反奠之文出待者拜送君反而后奠者反而行遣奠也鄭注恐失之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閒士三踊婦人皆居閒

鄭注始死及小斂大斂而踊君大夫士一也君五日而殯大

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士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婦人居間者踊必拾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孔疏諸侯五日而殯則合死日六日也始死一踊明日襲一踊又明日朝踊日晩小斂又一踊又明日朝踊至明日之朝不踊當大斂乃踊凡七大夫三日殯合死日四日始死一踊明日襲一踊又明日小斂再踊又明日大斂一踊凡五士二日殯合死日三日始死一踊明日小斂一踊又明日大斂一踊凡三踊蔡邕曲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王制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大夫士三日而殯皆通往日言之詳見曲禮鄭據喪大記士二日而殯遂謂天子諸侯大夫竝數來日甚誤以事類求之天子七日殯諸侯五日殯日必有事白虎通義云天

子諸侯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天子備禮故曰尤紓七日者始死復一日含襲一日小斂一日俠於堂又一日大斂一日斂於棺又一日殯一日諸侯五日者始死復一日含襲一日小斂一日大斂一日殯一日奔喪禮至於家括髮袒卽位成踊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括髮袒成踊實爲士三踊之節據士喪禮惟大斂小斂踊而小斂之節三馮尸踊奉尸俠於堂踊及奠丈夫婦人相間踊大斂之節五升自阼階丈夫婦人相間踊遷尸踊馮尸踊奉尸斂於棺踊及奠又相間踊案喪大記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是當斂而踊者七士喪禮亦但舉其略而已其間君弔哭拜成踊不在禮踊之數似所云七踊五踊三踊通據曰一踊言之奔喪禮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哭歸入

門哭又哭三哭三日成服五哭是成服之日再哭凡哭必踊奔喪禮所謂哭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哭之數與踊之數相當或曰一踊當斂又踊亦未可知注謂諸侯大夫竝於小斂日再踊似屬無據士喪禮大小斂奠丈夫踊婦人踊奔喪禮謂之拾踊經云婦人居閒又踊中之一節也檀弓辟踊哀之至也婦人居閒無與於賓士喪禮朋友親襚哭踊三主人不踊安得如鄭注所云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也案喪大記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自據弔禮言之非七踊五踊三踊居閒之節喪禮有主人踊有主人主婦同踊如馮尸主人西面踊主婦東面踊而男女踊不同時故曰居閒居閒者所以爲哭踊之節也

公襲卷衣一元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元冕一褒

衣一

孔疏公襲上服在內嵩燾案禮經衮衣通作卷衣上公九章之服也周爵五等惟宋以殷後稱公其封國止於侯是以衮衣爲賜服亦謂之褒衣士喪禮襲三稱爵弁衣皮弁衣褖衣鄭注黑衣裳赤緣謂之褖所以表袍者喪大記曰衣必有裳袍必有表內司服褖衣鄭注引喪大記曰士妻以褖衣守或作稅男子之褖衣黑則是亦黑也鄭意褖衣表袍蓋深衣之屬襲之內者不襌士用以代元端公襲有元端則始襲必用褖衣卽玉藻所謂中衣也案士喪禮商祝襲祭服褖衣次自元端以上皆祭服也褖衣不謂之祭服自當爲中衣之在內者士喪禮亦謂之散衣凡禮服必有中衣襲之用衣猶以生道事之無無中衣而但襲禮服之理疑此卷衣當從士喪禮作褖衣卷衣上服豈能襲之元端

之下又與襃衣重出爲稼衣之譌無疑

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

鄭注環絰者一股所謂纏絰也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絰焉散帶嵩燾案士喪禮小斂主人髺髮袒奉尸俠於堂卽位踊襲絰於序東間傳親始死雞斯徒跣則已去冠矣小斂括髮並笄纚之約髮者去之所謂襲絰者加絰於首於斬衰則苴絰於齊衰則牡麻絰環者言其式也其時方括髮安得有素委貌素爵弁之制絰言公大夫士一也注復析言大夫士之冠制尤非事矣喪服斬衰苴絰絞帶爲旣殯以後成服言之小斂皆散帶士喪禮苴絰大鬲下本在左散帶垂牡麻絰右本在上亦散帶垂首絰帶絰並同而帶必散垂

至成服而絞之鄭注因釋環經而及散帶孔疏乃以一股纏繞爲環兩股相交爲絞釋之尤舛環者首經散絞皆要經散與絞對文不以一股兩股與環對文也斬衰齊衰之經帶並以一股環之經云小斂環經則首經也周禮司服凡弔事弁經服鄭司農云弁而加環經弁經亦環經而麻葛衰布異用鄭注必以委貌爵弁加經釋之是亦弁經服之屬也親喪飾冠爲文恐非禮意

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

鄭注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乃鋪席則君至爲之改始新之也嵩燾案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是君於大夫視斂於士則有賜而後視斂士布衣君

至大夫既鋪絞紟衾君至似君視斂必在布衣之後喪大記

言君至升堂即位於席端遷尸卒斂商祝鋪席者所以爲遷

尸之節也喪大記敘鋪絞紟衾於君至之前此斂鋪席於公

升之後喪大記舉其時此詳其用也初無商祝改鋪席之文

注意恐失之

魯人之贈也三元二纁廣尺長終幅

鄭注言失之也士喪禮曰贈用制幣元纁束帛嵩燾案鄭注

既夕禮丈八尺曰制二制合之束十制五合即所謂束五兩

也三元二纁則元者六制纁者四制士昏禮元纁束帛鄭注

束帛十端也周禮曰入幣純帛無過五兩五兩十端總名之

一束喪禮有賵有賻有贈賵與賻所以助主人行禮贈則以

施之死者魯人葢主於儉削二尺二寸之幅而廣一尺以納之窆中其長終幅猶之制幣也其用三元二纁猶之納幣一束也聖人意有取焉以言贈惟其禮而已不惟其物也記者無貶辭鄭云失之恐非經旨

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

鄭注主孤西面立於阼階下也不言擯者喪無接賓也嵩燾案聘禮賓入竟君使士請事至於近郊君使下大夫請行至於朝賓入於次擯者出請事公迎賓於大門內此不言迎而云弔者入主人升堂是亦迎於門內也案上云弔者卽位於門西東面主孤西面正相承爲文似不宜在阼階下士喪禮君使人弔主人迎於寢門外公賵主人迎於廟門外其賓弔朋友襚賵無出迎之文喪禮略也既

迎賓無於阼階下者案燕禮大射禮宰夫爲主人公降立於阼階東南公食大夫禮不立主人則亦迎於門內也既夕禮公賵擯者出請入告賓賵若奠若賻擯者出請入告出告須賻則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將命一皆擯者主之周禮大宗伯朝覲會同爲上相鄭注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擯相一也不應於此異訓士喪禮始死帷堂赴於君下卽接云有賓則拜之周禮吉凶皆有事於賓而云喪無接賓非也

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卽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

鄭注春秋有既葬歸含賵襚無譏焉皆受之於殯宮孔疏宰謂上卿也言夫衍字此遭喪已久嗣子親受禮宰著朝服若

始遭喪則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宮蒿燾案經明言有葦席既葬蒲席列國之致含襚容有不能及殯者以席別異之公食大夫記司宮具几與蒲筵知蒲筵者常席也其受當於廟檀弓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是也此云委於殯東南是尙及殯也鄭據舊既葬失之案鄭注春秋既葬歸含賵襚無譏據左傳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成風以文公四年十一月薨至是始歸襚左傳以爲禮譏注引以釋此經於事爲不類疏又據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爲言則春秋固已譏也宰咺言來得周事也穀梁傳並無其文未知孔疏何據　疏乃謂此遭喪久故親受禮始喪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宮尤爲悖禮士喪禮有賓則拜之襚者將命於室主人拜於位安有不親受之禮其云受於殯宮則喪固在殯也下云將命鄉殯正據既殯言之不知孔疏所云

始喪果屬何時左傳昭十年晉平公卒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曰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意謂衰絰可以受弔而不可以禮見孔疏之云親受禮蓋以致含致襚皆禮見也其於禮文失考亦已甚矣既夕禮賵奠幣於棧左服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賻坐委之宰由主人之坐舉之反位周禮小宰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宰夫凡邦之弔事掌其幣器財用含襚賵三者正宰夫所有事也或云宰夫或云宰通小宰與宰夫言之士無家臣而於舉幣者亦名曰宰疏以宰爲上卿未詳所據

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

類坐委於殯東南隅

鄭注自率也下謂馬也馬在路之下覲禮曰路下四亞之客給使者入設乘黃於大路之西㠯綦案覲禮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鄭注路下四謂乘馬也亞之次車而東既夕禮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輅則是奠幣於棧左服由馬西而當前輅則是馬在車西矣與覲禮異自下由路西謂設乘黃大路者先入居前客使者由下出路西以升上云執圭將命下云坐委於殯東南隅緊相呼應坐委者卽此所執之圭也鄭謂客使爲客之從者牽馬設於路西則與上文語複而訓下爲馬於辭亦爲不文凡禮陳幣及車馬其升降左右多就所陳明之既夕禮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輅與此執圭將命自下由路西正

同一例而以客使二字繫之自下由路西句上葢謂所陳者
馬所用以將命者圭以引起客使委圭之文聯合無閒自鄭
氏已不能達其文義矣熟玩經義當自得之
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於其左東上
孔疏前四禮客皆在門西此臨在門東者前是奉君命而行
此是私禮若聘禮私覿故在門東嵩燾案下篇云諸侯使人
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弔以慰生者而有賻以致
其儀含襚以贈死者而有臨以將其意書曰享多儀儀不及
物曰不享是以儀爲輕而將命以致哀者爲重弔與臨皆使
者賵者上介含者襚者必皆次介弔有迎臨有送含襚賵相
繼行事故禮以始終爲節臨者入門右主人禮辭三乃立於

門西終以賓禮自處孔疏之云私禮者誤也鄭注謂其不迎而送喪無接賓之禮迎也送也皆以接賓也注意亦恐失之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

鄭注辟其痛傷己之親如君孔疏國有君喪而臣又有親喪不敢受他國賓來弔也嵩燾案曾子問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私服且不敢服況受弔乎蓋國有君喪其臣皆服斬衰無相弔之義云不敢受者禮辭也鄭意似稍迂曲疏因斬衰不相爲弔遂以他國賓爲言喪服庶人爲國君齊衰三月鄭注庶人或有在官者容君未葬而有私喪庶人之服除矣不必弔者之盡爲大夫士也不敢受弔義繫於有喪者無庸曲爲之辭也

禮記質疑卷二十終

禮記質疑卷二十一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雜記下

如三年之喪則旣穎其練祥皆行

鄭注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然則言未沒喪者已練祥矣嵩燾案鄭意以上言父之喪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爲父與母言之故以此爲長子與父母言之又以此言旣穎而行練祥爲父母亦當然疑上言除服者母死在練祥之後詳玩經義殊不爾喪服小記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故凡除喪必有祭未有練祥之祭不可行而除喪反可行

者此蓋申明上二節之義上言母死而除父喪服其除服當父母之喪而除諸父昆弟之喪亦服其除服父母之喪所自主者也諸父昆弟皆期喪也期之喪練祥必與於祭故竝服其除喪之服案經言諸父謂世父叔父竝不及從祖諸父言昆弟竝不及從父昆弟鄭注諸父昆弟通期大功言之似非經旨其云三年之喪既穎而行練祥爲自主祭言之父母之喪及妻長子皆三年也案左傳昭公十五年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穆后及王太子壽也妻喪亦通謂之三年古者練祥之祭筮日通二月之期行之大夫士三月葬其不得行練祥之祭獨中月耳卒哭受服而行練祥言後一月而已諸父昆弟之喪當除而有重喪未葬則亦不除也諸父昆弟得自行其練祥之祭故既穎而行練祥惟三年之喪爲然上言母死而除父喪是也諸父昆弟自有主

喪者練祥之祭不易期則亦旣純而與除喪之祭也經義微
至鄭分三節讀之而扞格多矣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卽位如始卽位之禮
鄭注哭之爲位後日之哭朝入奠於其殯旣乃更卽位就他
室如始哭時蔿鬻案上篇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惟以哭對
可也其始麻散帶絰與此所記同旨異居聞喪必哭此因有
殯而哭之他室也異居必奔喪卽位兄弟之喪次檀弓有殯
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是也此無喪次而仍就他室爲位
改服者易絞帶而散帶絰如始卽位之禮仍就他室始哭之
位也奔喪禮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
括髮袒成踊始哭與爲位自屬兩事在殯而有朝夕奠則旣

哭而後奠奠而後改服即位不以新喪閒重喪之奠也辭之
通也經無明日入奠之文據奔喪哭遂爲位成踊亦未嘗娭
之明日注意恐失之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
宮
鄭注次於異宮不可以吉與凶同處也嵩燾案曾子問諸侯
祭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而廢大夫祭聞天子崩君薨
后夫人之喪皆廢視濯非臨祭之比臨祭告喪而廢祭視濯
前期一日而告父母之喪特不與祭耳檀弓衛柳莊寢疾公
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當祭而大夫之喪可以告大夫士父
母之喪視濯而不以告祭義曰教民相愛上下用情此得爲

用情乎祭義又言致齊於內散齊於外是自散齊已居外寢致齊則於廟之齊宮大夫士與祭者居外寢久矣儀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謂內寢之別其外寢一而已經云異宮將於誰氏之宮如鄭注是有意避父母之凶事以趨吉也秦法尊君卑臣使人悖禮以忘親案下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亦據秦俗言之秦人薄骨肉之恩而重鄉里之義故有期喪未葬而弔於鄉人之禮記禮者亦雜採而錄之疑周禮無此或秦制然耳案下文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據特牲禮前期三日筮尸乃宿尸少牢禮前宿一日戒尸明日筮尸遂宿尸祝告曰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敢宿士宿尸大夫戒尸皆三日是以大夫當祭前一日宿尸祝為之告異於凡與祭者矣而必舍於公宮以待事則私家不得以閒之抑所言者齊衰以下之喪也父母之喪雖為尸猶當毀卜況凡與祭者乎用此知父母死而與祭之必非周制也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

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

鄭注言若同宮則是昆弟異宮也古者昆弟異居同財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孔疏吉祭則涉級聚足喪祭則栗階助執祭者亦栗階主人至昆弟虞附而行父母二祥祭執事者亦散等嵩燾案鄭引儀禮異宮猶同居也東宮西宮南宮北宮謂內寢之別耳喪服緦麻傳曰有死於宮中者為之三月不舉祭宮中通內寢之異宮者言之經云同宮豈必昆弟臣妾之相聚一寢室哉用此知上文父未沒喪母死而除父喪孔疏補族母葬一層為確不可易雖虞祔亦然申足上意別為一義虞祔亦祭也檀弓葬日虞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然或既葬而有昆弟之喪雖虞祔之祭有所不能行則

亦異居以待殯爲期同居以待葬爲期爲虞祔吉祭於文爲繁異居而斂殯必有事焉同居而有新殯則亦不能將事雖虞祔之祭之繫於既葬者於勢亦有不得行也喪服小記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與此同義疏意恐失之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鄭注親喪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兄弟之喪日月未竟而哀已殺嵩燾案父母之喪其哀無窮而制爲再期之服通之以三年所以爲人子示之節以明服之極於三年而哀亦以是而漸殺也故曰外除兄弟之喪別之以期功緦則因其親疏之殺而制爲之服以報之使各當於其心哀戚之節而已故曰內除外除者卒哭練祥之受服以漸而卽於輕而哀亦以是

爲之節也內除者親疏隆殺以期九月七月三月爲之等而

齊衰功緦之制卽以是立之程也注意似未曙然

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

鄭注言小君服輕亦內除也崔靈恩案喪服昆弟期爲君之母

妻期期喪同也檀弓居君母與妻之喪居處飲食衎爾從君

而爲之服意不屬焉其服與兄弟同而情固殊矣閒傳齊衰

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又云齊衰貌若枲爲君之母妻發

於容貌飲食者不可以期喪概也然服期而飲酒食肉外見

於顏色於服亦有未稱故亦不飲食之所謂顏色稱其情戚

容稱其服是也亦不飲食上承比之兄弟中含撫數轉折鄭

意承兄弟之喪內除爲言非也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

鄭注始卽吉正祭服也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祭猶縞冠未純吉也旣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嵩燾案特牲少牢禮前期一日皆有爲期請期之文而特牲元端少牢朝服自筮尸皆然喪服小記大祥吉服筮尸吉服朝服也筮以吉服卒筮仍練服爲期以夕及旦而祥祭行是祥祭朝服實自先夕爲期故至是遂除練服閒傳大祥素縞麻衣鄭注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亦同朝服十五升朝服祭服深衣蓋服麻衣卽深衣異者深衣采緣麻衣布緣耳大祥除衰服麻衣升數與朝服同蓋祥祭除服先夕爲期已然故曰因其故服

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

鄭注謂有以喪事贈賵來者雖不及時猶變服服祥祭之服以受之反服反素縞麻衣也嵩燾案祥祭之服卽朝服也朝服非受弔之服麻衣而加朝服亦不得爲變服檀弓祥而縞縞者祥服也喪服小記朝服縞冠據祭服言之間傳素縞麻衣據燕服言之其爲縞同也不得更言反服疑此與喪服小記爲兄弟既除喪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同義上云服其除喪之服卽此所謂縞也兄弟期喪至練已除而練祥之祭皆與曰必縞以明其得與於喪祭也葬逾時而兄弟之除喪者猶喪服祥而兄弟之與祭者猶縞皆以從厚也不當縞者昆弟昆弟之子皆期喪至親而不得有既祥之服者也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

鄭注事謂大小斂之屬嵩燾案士喪禮當斂有大夫則告主人奉尸斂於棺踊如初乃蓋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乃塗踊無算卒塗主人復位踊襲正與此記同文有大夫則告者告以方斂不能禮賓蓋奉尸斂於棺者主人之事塗則有司之事也卒塗而後斂事畢凡大小斂皆袒既事踊乃襲此以踊襲爲拜大夫及士之儀士喪禮所謂視肂視塗者是也士喪禮小斂主人髻髮袒奉尸俠於堂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即位踊襲是拜賓在踊襲之前此云當踊云改成踊據大夫士之後至者言之適當踊時至也士喪禮獨於大斂言大夫

之後至者於禮有視斂之文必視塗乃成禮小斂則當斂不入不竢主人之特拜也疑此當專屬大斂之事爲允

非爲人喪問與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

鄭注此上滅脫未聞其首云何稽顙而後拜曰喪拜拜而後稽顙曰吉拜嵩燾案朋友相遺曰問君及尊長曰賜言所問所賜各以其私致之非喪故也非喪故則不得稽顙詳玩此節經義竝無脫誤鄭以問賜之常通三年以下之喪皆爲之稽顙尤非事實奔喪禮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拜賓尙左手鄭注尙左手吉拜也檀弓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尙右二三子亦皆尙右孔子曰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尙左然則喪拜當尙右吉拜當尙左三年之喪喪拜雖非爲

喪故而一以喪禮自處也非三年之喪吉拜非爲喪故而固不敢以喪禮處人也鄭於喪拜吉拜之義言之不詳詳見檀弓故於此竝失經旨

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

鄭注非鄉人則長少皆反優遠也爲蘇祭既夕禮實土三主人拜鄉人周禮族師以時屬民辨其可任者以相葬埋實土者葬埋之事鄉人之任力役者爲之五十不從力役故先反疑此當引周禮以明鄉人助葬實土之事疏但據非鄉人皆從歸以優饒遠者爲義亦失之疏矣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鄭注所謂哭不偯嵩燾案喪服傳居倚廬哭晝夜無時既練舍外寢哭無時喪禮袒有時踊有節而於哭云哀至則哭無常聲胡氏銓引檀弓孔子不取弁人孺子泣而此取嬰兒哭謂檀弓在襲斂此爲始死時言之者非也孺子泣謂行臥哭無威儀此以嬰兒爲喻狀其聲之無常而已間傳大功之哭三曲而偯鄭注偯聲餘從容也孺子不能爲偯與此之無常聲者自別

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

鄭注王父母以下之親諱是謂士也天子諸侯諱羣祖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諱曾祖之親孔疏王父母謂父之王父母於己爲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兄弟謂父之兄弟於己爲伯叔正

服期父亦爲之期世父叔父是父之世父叔父於己是從祖正服小功姑謂父之姑於己爲從祖姑在家正服小功出嫁緦麻姊妹謂父姊妹在家正服期出嫁大功九月小功不合諱以父爲之諱子亦同父諱之禮議案曲禮大功小功不諱是諱止於期而父所諱子亦諱之推而至逮事王父母亦然鄭於逮事王父母之文未能詳審詳見曲禮遂謂士諱及祖庶人惟及父母疏又推此親以期斷而謂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其他所逮父之親或輕或重參差錯亂於義無取此通子與父同諱言之王父母兄弟猶言王父兄弟連父母爲文急詞也於父爲世父叔父推而至父之王父兄弟從祖爲之諱是亦與父同也父所諱者子不敢不諱也姑姊妹在室期出嫁大

功從其重而諱之親也父所諱之姑子亦不敢不諱也其於
服則緦也經言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皆據父之親
言之與父同諱者父卒而不爲之諱凡此皆大功以下之親
也世父叔父之有諱則期也於父亦期所不必言也傳曰周
人以諱事神諱之所由起也蓋亦仁之至義之盡也合觀曲
禮大功小功不諱之文而義自通矣注意恐失之
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
鄭注從祖昆弟於父輕不爲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
嵩燾案鄭意承上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謂此
從祖昆弟與母妻之親同名則諱然則爲母妻之親諱乎爲
從祖昆弟諱乎是兩無所名也喪服從祖昆弟小功外祖父

母小功妻之父母緦是以母妻之親為母妻諱而已從祖昆弟無諱於父為從父昆弟之子亦不得有諱王氏章句同名當作同居傳寫之誤此蓋遂承王父兄弟言之王父兄弟於己為從祖叟服從祖父母小功於父則為世父叔父期從父為之諱禮之正也父卒則亦不諱矣而與從祖昆弟同居則諱以本與父同諱又推從祖昆弟之義守之而不渝為君子於所諱之親而仁孝之意油然自生於其心所以為聖人制禮之精意也注意疑不可通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

鄭注父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嫁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

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妻必偕祭乃行也嵩燾案陳氏集說末服之將除也大功卒哭尙有六月不可言末小功言卒哭逾月而除喪大功言末亦當在七月後逾月除喪之時注云卒哭者失之義疏父小功謂已服輕而父小功如爲族曾祖父母緦而父小功也已小功謂父服輕而已小功如爲從父兄弟之子外祖父母小功而父皆緦從母小功而父無服也喪服從其重者父服重以父之服論已服重以已之服論疏云互相通者失之王氏經義述聞父小功之末當爲父大功之末因下文兩言小功而誤也據喪服已大功則父當期如昆弟之子期從父昆弟大功是也已與父同服大功如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大功是也父大功

則已小功如從父昆弟大功從祖昆弟小功是也父小功則已緦如從祖昆弟小功族昆弟緦是也父之服視已爲重於已言大功於父言小功是期與緦麻之親無別也已大功則父當期父小功已當緦子統於父服之輕重一也則期與緦麻無別父大功之末正承上大功之末言之王氏之說確不可易小功言卒哭大功言末義正相當王氏謂大功之末在弟九月小功之末在弟五月大功九月除喪小功五月除喪冠取之禮何待言哉經明以小功卒哭爲言其義正可推見

凡弁絰其衰侈袂

鄭注袂之小者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侈袂三尺三寸

孔疏大夫以上侈之明士不侈故稱端嵩燾案喪服

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袪尺二寸疑古冕弁之服皆如此袂視衣長二尺二寸以爲節與衣相爲連屬故曰屬幅屬幅而侈其下漸斂而收合於袂深衣所謂袂圜以應規鄭注云胡下是也惟衰爲有削幅元端之用正服者與冕弁服同此謂錫衰緦衰疑衰之施於弔服者一如元端冕弁之制所以異於正衰也鄭注周禮司服謂元端士服衣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半而益一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案深衣之胡下亦侈袂也所謂行舉手以爲容盡飾之道也玉藻袪尺二寸古制蓋如此鄭謂三分益一以爲侈並侈及袪於禮無徵恐屬臆爲之說則是元端與冕弁服異制大夫以上之元端將與士同乎抑別爲大夫之侈袂乎證之經義恐不然也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

鄭注謂出行見之不得觀也孔疏此謂命士以下與父同宮者若異宮則得與於樂薦羣案疏意與注忤而皆非經義所繫父有服未除而子已除如父爲從母小功爲姑子舅子緦而子無服者以父方爲之服不敢舉樂宮中父之餘哀未忘子亦不得自遂也出外而聞樂則有不必避者矣宮中不與於樂亦卽居室不御琴瑟之義疏以同宮異宮爲言亦非也

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

孔疏或人之說云妻黨主之而祔祭之時夫之黨主之薦羣案喪服小記男主必使同姓女主必使異姓推而至於前後家東西家推而至於里尹以明婦人外成妻黨無主喪之禮

也喪服小記又言朋友虞祔凡主喪必爲之祔夫無族則祔有不得行此云祔於夫之黨苟同族者皆可祔也蓋主喪必其情意相屬可以爲之主前後家東西家出入相近習者里尹則其長也其遠族不相哀鄰不爲之主而可以爲之祔非有故而出反歸在室者妻黨不得與其喪引或人之言所以推論夫黨之可以遠及而妻黨之必不得爲喪主也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

鄭注亦記失禮所由始也相相主人之禮蕢蕢案少儀贊幣自左詔辭自右詔辭者相也禮宜由右既夕禮擯者出請入告出告須以賓入喪禮之有相將命出入贊賓而已注云相

主人之禮恐誤此當與檀弓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

左之文參看由左東也由右西也喪禮主人升降由阼階惟

君臨臣喪臣不敢當主位升自西階相者出傳主人之命當

由左悼公臨有若之喪子游由左明有若未嘗臣魯得備賓

主之禮泄柳之於魯猶之有若也或穆公弔其母喪泄柳亦

爲賓主之禮泄柳死其徒乃貶而就臣位於是援凶禮尙右

之文凡相者皆由右以出致主人之命盭記泄柳之賢與其

徒之盛而陋魯之俗尙所由以變由泄柳之徒之不能尊其

師説也舊注全未分明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鄭注此盭夏時禮也周禮飯含用玉嵩燾案士喪禮貝三實

於笄祝受米奠於貝北扱米實於右三實一貝中左亦如之檀弓飯用米貝荀子禮論飯以生稻含以槁骨楊倞注槁骨貝也正謂士禮天子諸侯喪禮無徵而典瑞云大喪共飯玉含玉是天子含飯皆以玉大戴記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疑屑玉以飯曰珠米亦曰珠鄭注典瑞飯玉碎玉是也其云含玉柱左右䶗及在口中旣夕記實貝柱右䶗左䶗玉篇䶗牙也說文牙象上下相錯之形蓋左右輔車柱之以便實貝天子自含玉若用貝則九貝並飯玉將無所容經文隨舉見義通以貝言之注據以爲夏禮非也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旣聞之患弗得學也旣學之患弗能行也

孔疏人須多聞多識若未聞知古事恆疑患不得聞嵩燾案

疏意當屬學說問者所以爲學之基也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大者遠者聞而得

之於心故君子急先聞道弗得弗能有辨患弗聞求得師友

以質之患弗學求考古今以通之學而試之以行則自覦乎

才力之廣狹與其存養之淺深取足以達之於物使人信而

從之故曰患弗能得者得之於外能者能之自已

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

均而倍焉君子恥之

鄭注衆寡均謂俱有役事人數等也倍焉彼功倍已也嵩燾

案君子之五恥皆所以內自覈其心未宜以興事立名言之

既得又失云者若論語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躬行實踐之謂得色取行違之謂失地有餘而民不足保民之無方也衆寡均而倍焉取民之無節也二者據政之及人言之地必有所受而民視德之足以聚之故不以地不足爲恥而以民不足爲恥財賦以制用而民者賦斂之所從出也倍征則民無所措手足故不以貧爲恥而以衆寡均而倍爲爲恥䟽云他人功績倍多於已是將教人爲忮也恐非經旨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鄭注啓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獻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月對月禘之非也壽恭案

明堂位孟春祀帝於郊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是郊以冬至禘以季夏周禮正如此以春秋推之閔公二年始書禘以五月則建辰之月也僖公八年乃以七月禘僖公三十一年始書郊以四月則建卯之月也其後成公十年襄公七年十有一年哀公元年竝以四月卜郊惟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以郊牛傷角改卜牛宜三年遂不郊成七年不郊猶三望定十五年郊竝以五月而成十七年至以九月郊無正月用郊之文蓋春秋紀異而已常事則不書也昭五年傳云啟蟄而郊杜注啟蟄夏正建寅之月襄七年傳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吳氏澄謂魯郊用建寅之月明堂位當通夏正言之禮運明言魯之郊

禘非禮經以七月而禘成於孟獻子之傳會非但謂禘以七月爲非禮也注意似未盡七月之禘春秋固有明文於時尚未有孟孫氏蓋季友仲遂臧孫辰之徒爲之記禮者誤爲孟獻子耳

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

鄭注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內宗五屬之女也嵩燾案內宗外宗有兩義周禮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據內外命婦言之服問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是也此云內宗外宗自據同姓之親及諸姑姊妹言之鄭注兼及從母舅之女疏引諸侯不外取舅之女及從母不得在國中良然凡喪服有二義親親也

尊尊也從其尊而論則大夫之妻爲君服期爲夫人齊衰三月從其親而論則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疑內外宗均兼有尊尊親親之義當視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服期玩經義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則內宗爲君自與外宗有別禮經皆不具其文近南豐吳氏喪服會通說以內外命婦爲言似爲得之內命婦則所謂妻爲君斬衰三年爲女君期是也同姓之女及諸姑姊妹之女皆統於爲君不杖期之例不得更分輕重是以同姓及諸姑姊妹有服制者通謂之外宗與大夫妻齊衰三月之服自別似仍從周禮內宗外宗之義於經旨爲順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

鄭注同僚將爲亂己力不能討不與而已嵩燾案春秋莊二十七年公羊傳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襄二十五年左氏傳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卽此經所本春秋之世有亡君無亡國內亂不與君之私也辟而去之可也不與言不與同死注意似謂不與其事恐非宣二年趙盾弑其君董狐據以爲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遂以弑君之罪被之必不能以坐視不與爲義之正也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

鄭注贊大行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藻薦玉者也子男執

璧作此贊者失之嵩燾案王氏章句贊蓋瓚字之誤繅玉也

以圭爲柄記者引大行人記圭之文以明圭瓚之等據周禮

玉人繅圭尺有二寸有瓚天子瓚圭與鎮圭同公侯以下自

當各視其命數於禮瓚圭用藻無明文而玉人云大璋中璋

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

寸有繅則所謂璋瓚也璋瓚有繅圭瓚亦當有繅鄭注典瑞

云射剡也注玉人云射琰出者也瓚圭瓚璋柄皆剡起從剡

處左右斜殺而下各得寸半圭之長短以命數爲之等而皆

博三寸與玉人之言璋瓚者同玉也二字兼瓚言之明璋瓚

黃金勺圭瓚玉勺詩所謂瑟彼玉瓚是也圭之爲玉更不必

言藻三采六等言公侯以下之制聘禮記朝天子繅三采朱

白蒼問諸侯朱綠皆元纁繫長尺絢組鄭注采成文曰絢繅藉二物絢組繅也以繫玉元纁薦也以薦玉繅有五采三采二采一采之別而薦之爲元纁者同禮經多據繅言之注云藻薦玉者也恐誤詳見曲禮下此皆聘禮記之文故屬之大行蓋卽圭之等以明瓚之用圭其義均也熟玩經義當自得之

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

鄭注宰夫攝主故東上嵩燾案儀禮凡言東上西上皆通言之如鄉飲衆賓皆入門左北上鄉射三耦俟於堂西南面東上之類無專舉一人而以東上西上爲之序者大戴禮釁廟篇祝宗人宰夫雍人皆元服宗人曰請命以釁某廟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東上與此上云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

幷純衣敘次正同如鄭注雍人宗人皆有事而東上之文專屬宰夫而不及祝與上文爲有參差周禮肆師掌序其祭祀及其祈珥肆師隸於宗伯此云宗人卽肆師也與宰夫大祝皆下大夫祝宗人實與饗廟之事公食大夫禮宰夫爲主人大戴禮饗廟宗人請命此經下云宗人告事畢反命似宗人主之無宰夫攝主之文阮氏校勘記宗人祝之宋本后經本岳本嘉靖本作宗人視之后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九經誤字竝作視通典引亦云雍人拭羊宗人視之而鄭氏無注孔疏亦不一及之疑此述大戴禮之文而序次碑南東上之位爲宗人祝宰夫之次之字當爲衍文雍人拭羊擧羊掌饗廟之事宗人祝宰夫竝其

禮拭羊者灌滌之葢外饔之職其屬史胥爲之而饔人視之大戴禮敘雍人拭羊在入廟之前宗人亦無從涖視也

其衈皆於屋下

鄭注其衈謂將刲割牲以釁先滅耳旁毛薦之耳聽聲者告神欲其聽之周禮有刉衈嵩燾案周禮肆師羊人曰祈珥犬人曰幾珥士師曰刉珥鄭注竝讀祈爲刉珥爲衈而注小子職珥於社稷祈於五祀云用毛牲曰刉羽牲曰衈司約云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鄭注辟藏者開府視約書珥讀曰衈謂殺雞取血釁其戶是珥與釁道小子職又云釁邦器及軍器羊人亦分祈珥釁積爲二事鄭注釁國寶瀆軍器似凡廟社曰刉衈案說文血部衈以血有所刉涂祭也是衈本字刉又衈祭中之一義也器物曰釁月令

釁龜筴孟子釁鐘皆據釁言之穀梁十九年傳叩其鼻以衈社范甯注衈者釁也公羊作叩其鼻以血社釁爲血祭之總名周禮大祝隋釁鄭注謂薦血也說文釁血祭也而因以取牲血塗器謂之釁釁廟曰釁聲轉曰衈鄭注周禮以用牲毛者曰刏羽者曰衈與羊人祈珥共羊牲犬人幾珥共犬牲已不免參差此復爲先滅耳旁毛薦之之說益援祭義牛毛尙耳以意擬合之禮運薦其血毛血以告幽毛以告全郊特牲所謂貴純也不當從衈字取義

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

孔疏門夾室皆用雞如上用羊升屋割之也未刲割羊雞時先滅耳旁毛以薦神廟則在廟之屋下門與夾室則在門夾

室之屋下故云其衈皆於屋下衈訖然後升屋而釁門與夾室亦當門屋上中及室上之中嵩燾案釁廟之禮升屋刲羊取血涂屋而下注於簷阿說文所謂以血有所刏涂祭也經於升屋刲羊乃降下即接云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蓋門者神所由出入室者神所依故加釁焉凡釁皆特殺大戴禮云門以雞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郟室割雞於室中經言其衈皆於屋下正謂門與夾室亦見釁門者不涂門釁夾室者不涂室壁也故此復申言之門當門門之屋下夾室中室中室之屋下大戴禮之文極明顯孔疏所云並文義失之

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鬈首

鄭注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既笄之後去之髽首猶若女有鬌紒也孔疏二十而笄婦人禮之未許嫁無主婦女賓不備儀也既笄後尋常燕居則去其笄而髽首爲纚案乃則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不云許嫁而笄似冠有成人之道笄有成婦之道十五而笄乃許嫁也曲禮女子許嫁纓纓者明有繫屬不繫乎笄與否也士昏記女子許嫁笄而醴之與曲禮之文相同亦謂女子十五而可以笄其未笄者已納采而必爲之笄以竢嫁期此云二十而笄謂有他故踰期至於二十而猶拂髦總角則非事也故二十必笄女子笄而醴之亦視男子之冠有內賓有主婦當婦人主其事而此專言之者或已孤無伯叔及兄嫂則宗婦主之而凡內外親之婦

人皆可執其禮也婦人賓賤主婦女賓言之內則男女未冠笄者櫛縰似紒髮之纚未笄已用之笄則復加總所謂櫛縰笄總是也合言之則通名纚士昏禮女次立於房中姆纚笄是又加纚於次也以縚曰纚編髮曰次其用葢同也鬈髮之制婦人女子竝用之詩鄘風鬒髮如雲不屑髢也小雅鬈髮如蠆即此義鬈髮當仍以笄固髮女子燕居皆然亦不為二十未許嫁示之別鄭注明非許嫁之笄是笄為有二義似非經旨孔疏至謂婦人禮之無主婦女賓不備儀尤屬肊爲之說

禮記質疑卷二十一終